

路漫漫

沈杰 著

那些年
那些事
多少坎坷
爱情路
人生路
何其甘苦

 文匯出版社

路漫漫

沈杰 著

 文匯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路漫漫 / 沈杰著. —上海: 文汇出版社, 2014. 3

ISBN 978-7-5496-1079-2

I. ①路… II. ①沈… III. ①自传体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4)第 006687 号

路漫漫

作 者 / 沈 杰

责任编辑 / 戴 铮

封面装帧 / 李 廉

封面题字 / 李正钢

出版发行 / 文汇出版社

上海市威海路 755 号

(邮政编码 200041)

经 销 / 全国新华书店

排 版 / 南京展望文化发展有限公司

印刷装订 / 江苏启东市人民印刷有限公司

版 次 / 2014 年 3 月第 1 版

印 次 / 2014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

开 本 / 640×960 1/16

字 数 / 260 千字

印 张 / 18.5

ISBN 978-7-5496-1079-2

定 价 / 30.00 元

目 录

第 一 章	大哥去打日本鬼子了 / 001
第 二 章	薛家仓 / 007
第 三 章	广场演义 / 012
第 四 章	邂逅漂亮的好姐姐 / 023
第 五 章	初为学徒 / 029
第 六 章	逃而复还 / 035
第 七 章	好姐姐的不幸 / 041
第 八 章	黎明前夕 / 047
第 九 章	好姐姐参军 / 052
第 十 章	团聚 / 058
第 十 一 章	姐姐的婚事 / 063
第 十 二 章	迎接新生活 / 067
第 十 三 章	气走了三位老师 / 073
第 十 四 章	秦老师的心结 / 079
第 十 五 章	可爱的小侄子 / 084
第 十 六 章	人群即学校 / 088
第 十 七 章	诀别的初吻 / 095
第 十 八 章	补鸣放 / 103
第 十 九 章	阴谋还是阳谋 / 109
第 二 十 章	女工“胭脂姑娘”的麻烦 / 118
第 二 十 一 章	大学生惹的祸 / 125
第 二 十 二 章	闲不住的暑假 / 133
第 二 十 三 章	深沉的庇护 / 139
第 二 十 四 章	流产的批判会 / 148

第二十五章	餐桌的败落 / 153
第二十六章	“学习为主”的回归 / 159
第二十七章	教学实习获好评 / 166
第二十八章	初登讲坛遇乱班 / 173
第二十九章	一堂公开课的蹊跷 / 179
第三十章	新分配来的女大学生 / 185
第三十一章	真相终究败露 / 190
第三十二章	大风暴席卷校园 / 197
第三十三章	到月球上去做一条狗 / 203
第三十四章	凌蔚玲的惊魂一刻 / 209
第三十五章	“边缘人物”学习班 / 214
第三十六章	加急电报 / 219
第三十七章	在乘车不要钱的列车上 / 224
第三十八章	大哥之死 / 229
第三十九章	返乡为安 / 237
第四十章	南京路的萧条 / 242
第四十一章	全家福 / 250
第四十二章	伊人有佳处 / 256
第四十三章	不速之客之谜 / 261
第四十四章	好姐姐的难言之痛 / 270
第四十五章	再照全家福 / 277
第四十六章	尾声 / 288

后记	/ 290
----	-------

第一章

大哥去打日本鬼子了

那年我八岁，一场突如其来的情感波澜，向着我稚嫩的心灵袭来，我那五味俱全的人生阅历，仿佛过早地由此而翻开了页面。

那天，整个上午，大哥与父亲关在厢房里争论，很激烈。有时候，父亲的声音很响。有时候，大哥的声音也很响。有时候，两个人谁也不说话，长时间地沉默。我悄悄挨近，正听见父亲说：“我辛辛苦苦，还不是为了你们！”大哥紧接着说：“我不会要你一寸土地、一间房子！”不过我还是听不懂他们的争论究竟是为的什么。母亲闭门在卧房，好像在哭。

午饭时，他们个个紧绷着脸，没有一个人说话。大哥很快地扒完了一碗饭，转身去自己的房间。一会儿，他斜挎着一个青蓝底色印有小白花的包裹，头也不回便跨出门去。母亲立即追了出去。父亲重重地放下筷子，但没有起身。我紧随母亲，还有其他人也都一齐跟了出去。

大哥已经走过了护宅河的木桥。“大哥到哪里去？他什么时候回来？”我抬头大声发问，没有人回答，但见母亲泪流满面。

“大哥！”我哇的一声大哭大喊起来，拼命地追过桥去。

大哥停下脚步，向我奔了过来，猛地抱起我，他的脸颊紧贴我的脸颊，从来没有过的亲了又亲。我哭得很伤心。他用手指在我脸上画画似的，为我拭去泪珠。然后他把我轻轻放下，没有说话，只用眼神告诉我：不要跟着他。随即转身就走。我紧追过去问：“大哥你去哪里呀？”大哥用狠狠的语调，弯下腰对我说：“去打日本鬼子！”说完转身，步履愈加急促地走去。我呆呆地站着，眼望他越走越远，直至道路拐弯，大哥的背影以及那蓝底白花的包裹终于消失。

从那以后，我再也没有哭过，但是那种信赖与依恋的突然丧失，那



种想来想去想不出头绪的无望和失落,让我觉得心里总有一样沉重的东西牵挂着,挤压着,脑子里老是翻腾着这么两句话:大哥去打日本鬼子了,他什么时候能够回来?

不知不觉中,我的生活习性也发生着变化。我不再为其他什么事情而吵吵闹闹,外出跟小朋友玩耍的时间也少了,有时就站在大哥练习书法的长桌前发呆,因为这里也是我四岁时大哥就开始教我读书和写字的地方。家里人说我小小的人儿变得老成了。他们哪里知道,大哥这一走,许许多多事情对我的吸引和向往,各种各样充满好奇与乐趣的期待,统统随着大哥一起离去了。

大哥名薛大中,比我大十岁。曾经有个二哥但夭折了。还有个姐姐叫薛慕筠,比我大七岁。家里所有的人,我最喜欢大哥,大哥也最喜欢我。大哥在家的时间不多,他在县城海通师范读书,与几个同学合租城外的民房,自己料理吃住。为了上学,他亲手制作了一辆简易又实用的小车。两根较为粗壮的竹竿,交叉固定住,构成一大一小两个三角形。小的那边加根横轴,中间镶个木轮。大的那边添根横杆,用麻绳编织个网兜。每次上学去,网兜里装的总是一袋粮食,一瓶油,还有带来带去的几本书。两个把手连接着一根宽宽的布带,挎在肩上可以借力。小车让他推着咯吱咯吱前行时,还有个挂着的小瓶子前后左右晃动,像个无声的铃铛。里边装的不知是什么油,他说途中起码要往轮轴里加两次油,要不然就会发烫冒烟。大约是粮食吃完了,大哥个把月才回来一次,休息两三天。这两三天,那可是我的黄金时间,是我最难忘最快乐的时候。

估摸大哥将要回来了,我就兴奋地不时站在桥头张望。一旦发现大哥远远地走来了,我总是一边喊着“大哥大哥”,一边奔跑着迎上去。这时候小车是空的,我便坐进网兜,大哥也很开心,跳舞似的小跑着,有时还走“S”形,一直把我推到家门口。

我盼大哥回来,还因为他每次总会给我带来些新奇的礼物。比如,一只和真的一模一样的铁皮青蛙,一按一跳半尺高。或者一只陶瓷的小鸟,灌些水,从尾巴轻轻一吹,那声音还真像林子里的小鸟在叫。或者两支亮铮铮的铅笔,还带橡皮头的。有时还会有一根彩色的棒棒糖。

我想城里人真是聪明，这些东西都做得这么好，只那棒棒糖衔在嘴里就够你香甜半天的。

印象最深的是，大哥常给我买来小人书，如《狼来了》、《孔融让梨》、《鹬蚌相争》，还有外国的《鲁宾逊漂流记》等。起先，他指着图画给我讲故事，渐渐他就指着图画教我认字。我清楚地记得，我喜欢读书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的。

大哥每次一回到家，总是打扫院子，把柴禾搬到灶边，抑或有什么坏了就修修补补，从不闲着。我呢，他做什么就喜欢跟着他，他呢，做什么也总喜欢带上我。他爬在梯子上修理后屋的窗户，叫我给他递递榔头钉子什么的，我还真觉得自己很有点用场哩。

有一回，他把一只空篮子塞到我手里，说帮母亲去菜地里起菜。他让我待在菜畦边，把起下的菜一棵一棵丢过来，告诉我要把黄叶都剥掉。我很认真地逐一剥去黄叶。起满了一篮子，凭他的力气单手提着回去绰绰有余，可他不，找来了一根树枝，说两个人扛。于是我在前面，树枝架在肩上，大哥在后面，树枝在他的臂肘里挽着，两个人还哎哟哎哟地哼哼，把一篮子菜一直扛进了厨房。跟着大哥干活，不仅不觉得累，还总是很快乐。

有一次大哥回家，正逢外婆和上海的阿姨来家里做客。傍晚大哥对我说：“小立，明天我们去钓虾，做虾饼让外婆和上海阿姨尝尝。这种虾饼上海阿姨肯定没吃过。”我开心地拍着手说：“好！好！”当晚，大哥向母亲要了两枚缝纫针，把针尖在煤油灯火上烧红，然后用镊子轻轻一拗，一只钓钩就成型了。大哥把钓钩再次烧红，突然朝冷水里一沉，“吡”的一声，大哥说这叫淬火，淬过火的钓钩就坚硬了，要不然很容易被拉直，上了钩的虾也会逃掉。接下来是穿线，并且把它牢牢系在比钓鱼竿短得多的细细的竹竿上。然后大哥对我说：“明天早晨去挖蚯蚓，起得早点，太阳一升高，蚯蚓就会往地底下钻，要找又细又小的就更不容易了。”当晚，我怕睡过头，紧张得一直睡不着，后来睡着了却又醒不来，还是大哥把我叫醒的。

垂钓就在自家的护宅河，大哥选定阿翠阿姨经常洗洗刷刷的石级附近。哈，钓钩刚刚入水，就被什么拖着走，我使劲往上挑起，可什么也



没有,连续几次,都是空空如也。大哥叫我过去看他的。我一看大哥那细细的钓竿弯弓似的,肯定勾住了大虾。我喊“快挑呀”!大哥说“不急”。大哥把钓竿轻轻地慢慢地往上提,往上提,哈,一只大虾随着浮到了水面,两个大鳌正钳着蚯蚓吃得津津有味。我又喊“快挑呀”!大哥还是说“不急”。眼看着大虾把钓钩吞进嘴巴里了,大哥这才用力一提,一只黑灰色的大虾便被挑出了水面。尽管它噼噼啪啪溅得水花四溅,终也逃脱不了啰。我学着大哥的样,终于也钓到一只大虾,高兴得心都怦怦乱跳。而此时大哥已经钓到五六只了。

“我们运气真好,钓到的都是大虾!”我说。

“知道是什么原因吗?”

我望着大哥,回答不上来。

“大虾凶狠,把小虾都给吓跑了,自己独吞。”大哥说。

过了一会,我又钓到了一只大虾,边把它丢进木桶里边说:“欺负弱小,这回该自己倒霉了吧!”

“小立还真行,会总结出道理来哩!”

大哥的夸奖,让我很是得意。

木桶里的虾越来越多了。大哥对我说:“做道算术题。我们等会儿做虾饼,外婆和上海阿姨是客人,每人四个。其他每人两个。数一数木桶里的虾,我们还需要钓几只?”我数了数,算了算,回答说“五只”。很快我们又钓到了五只。

开始做虾饼。大哥先把面粉捣揉得十分黏稠,再加进些葱末盐花之类的调味料。然后油锅一开,一勺面糊一只虾,一会儿,红红的虾头虾尾露出两头,中间包裹着嫩黄的面饼,好看又酥香。

“这两盆先给外婆和上海阿姨送去!”大哥开始让我分送虾饼,接着父亲母亲姐姐等都送到了。

“这两个送给阿翠阿姨!”大哥说着,我却愣了。

“那就不够了呀,我没有把阿翠阿姨算上。”

“你可犯错了,小立,阿翠阿姨也是我们家里的人啊!”

“我忘了……”

“怎么可以忘了呢?阿翠阿姨做的事,比我们家里谁都多。做饭烧

菜，洗衣服，晒被子，清理房间，每天睡得最晚，起得最早……”没等大哥说完，我端起两个虾饼赶快给阿翠阿姨送去。

我悔恨自己，怎么可以把阿翠阿姨忘了呢！据说她三十岁不到死了丈夫就来我们家当女佣，那时我还很小。她的头发总是梳得光光的，后脑勺总盘着个好大的发髻，一副精神干练的样子。她手脚勤快麻利，对我生活上的照顾比我母亲还多。我怎么可以把她给忘了呢！

一只只又好看又酥香的虾饼，早让我牙根痒痒，馋涎欲滴。然而大哥的道理与批评，却完全抑制了我童真的欲望。回到大哥身边，我态度真诚地说：“今天的虾饼我不吃！”

“生气啦！大哥从前吃得多了，大哥今天可以不吃。”

“我不吃！”

“大哥知道你心里想什么，好啦好啦，我们两人各吃一个，下次再做，大哥一定好好补偿你！”

我接过虾饼才咬上一口，只见那边门背后阿翠阿姨正向我招手。我刚一走近便被她一把拉进门去。“这个你吃，阿翠阿姨吃一个够了。”我怎么也不要，说：“没把你算上，大哥说我犯错哩。”阿翠阿姨一下把我揽进怀里，含着泪珠说：“你们这哥儿俩怎么这么好呢！”

后宅的小安比我大三岁，是我的堂哥，个儿长得却不比我高。有一次因为玩弹子彼此输赢不服，终于打了起来。我似乎并不在下风，可小安突然从口袋里拿出什么东西向我的头上砸来，我疼得“哇”地叫了一声，双手捂着额头，小安却乘机跑掉了。从此，小安一见我就避开去，我想报仇却始终也抓不到机会。大哥回家看见了我头上的包，心疼地抚摸着问我，他一听完便拉着我的手说：“走，我们找他去！”

来到后宅，远远地看见小安正在那儿玩着什么，大哥喊：“小安，你过来！”听见大哥的声音，小安不敢违抗，怯生生地走了过来。我心里想，这下大哥可要帮我好好地教训教训他了。

“这是你打的？”大哥指着我头上的包说。

小安低着的头点了点。

“用什么东西打的？”

小安慢慢地从口袋里摸出来，是一只羊角。

“好家伙，这东西有多硬！小朋友之间你来我往几下子不要紧，可羊角是要打伤人的。你看这块紫色的，差一点血就流出来了。你来摸摸看！”大哥又一次指着我的额头上的包。

小安不好意思地轻轻摸了摸。

“以后可不能再这东西打人了！”

令人想不到的是，小安突然把手里的羊角递到我面前，说：“给你，我再也不要它了！”

我不知所措，询问似的望着大哥。

“收下吧，做个纪念。”待我接过羊角，大哥又说，“来，两个人拉拉手，以后永远做好朋友！”

待我们两只小手拉住的时候，大哥突然把他的大手也加了进来，说：“让我们三个人的手拉在一起！”

大哥的这一动作，让我的内心竟也十分震动，因为这跟我原先的意愿与预想太不一样了！大哥总是对的。我仿佛由此开始领悟对待什么事情的想法与做法，可以是这样的，也可以是那样的。从此以后，我和小安成了再也不争不吵的好朋友，而且，我的脑际永久地镌刻着大哥的大手和我们两只小手握在一起的印记。

我和大哥的故事，还有许许多多。每一个故事都是一份快乐与启蒙，每一个故事都是一份信赖与思念。我常常站在桥头，朝着大哥离去的方向眺望，想象大哥忽然从那里出现，向着我奔跑过来。

然而，这个时刻没有到来。

第二年，姐姐挎着蓝底白花的包裹，却也要离去了。我问姐姐到哪里去，姐姐回答：“找大哥去。”同去的还有前宅的一个堂姐和后宅的一个小叔。据母亲说，薛家仓最近陆续出走了七八个。

第二章

薛家仓

薛家仓，指的是一个庞大的薛氏家族的宅院群落，地处长江北岸，濒临东海。最大的一个宅院群里聚集着相对独立的八九个宅院，外围是一圈很宽的护宅河，仅凭三座吊桥与外界相通。这是薛氏家族的中心。这个中心的南边是一条四通八达的交通要道，隔着这条要道是一个约有十来亩土地的广场。广场附近散布着独家独户大小不一的十几个宅院，我家的宅院在广场的左侧，也有护宅河相围，以吊桥出入。

薛家仓几十户人家，除了少数几家败落的之外，大多数都有或多或少的土地出租给农民耕种，当地称之为“粮户”。租用土地的农民被称为“佃户”。每到收获季节，佃户们从四面八方车推肩扛，按六四以至七三比例，把新鲜成熟的粮食送进“粮户”们的粮仓。这或许就是“薛家仓”名字的由来吧。

不知从什么时候传承下来的，所有薛氏家族的成员还共有着一片二十来亩的土地，它的收益主要用于每年清明时节全家族的祭祀活动，一般由族里拥有土地较多并且权势在握的老者掌管。我记得当时的掌管者叫薛苜德，年纪并不很大，留着稀疏的山羊胡子，我叫他苜德叔公。许多人背地里称他“老头子”。

每逢清明节祭祖之时，倒真是薛氏家族的盛大节日。每当这种时候，小孩们特别兴奋，我和小安手拉着手看杀鸡宰羊，看大人们忙忙碌碌地张罗。当日的采购团队半夜就已启程。一大早，家族里的男男女女就忙活了起来。那些长工女佣自不必说，他们把桌子板凳从各个方向聚拢到承办宅院，客厅堂屋厢房甚至库房统统用上，一桌紧挨一桌。好几百人同时用餐，地方总嫌不够，常常还要搭建临时的屋棚。妇女们

抱着篮子或者抬个箩筐，从各家各户借来碗碟筷勺，在木桶里或者陶缸里叮叮当当地洗刷。厨房里更是炊烟袅袅，五味弥漫。

上午十点钟光景，茆德叔公带领族里的各家户主、壮年男女，以及爱看热闹的孩子，浩浩荡荡松松散散地向着大宅院正北的薛家祠堂走去。祠堂看护人早已把祠堂清理得干干净净，并且供品齐全，香火缭绕，气氛颇为肃穆庄严。

祠堂正屋高高的，依着北壁一梯又一梯，一层又一层，摆放着许许多多牌位。我忽然发现大部分是白色的，红的少。我问大哥，大哥告诉我：“不到三十六岁死去的，牌位是白色的。‘三十六岁真阳寿’，满三十六岁以后死的，才可以是红色的。”现在想来，那时薛氏家族不缺吃穿，寿命竟也那么短！

祭典开始，大家面向牌位肃立。茆德叔公上前一步，点燃特大的一束香，擎过头顶，大声地念念有辞说了好长一段话。随后，他极其恭敬地双手将香火插入正中的大香炉里，然后引导大家鞠躬行礼。礼毕，他转身对大家说：“我们的耳朵听不到列祖列宗的声音，但是我们的心里铭记着他们的遗训。尽管当今风云多变，罪恶潜行，但是我们薛氏家族的后代，理当励精图治，誓死恪守家业！”

茆德叔公以上这些话我当时没有听懂，事后我问大哥，大哥不仅一字一句告诉了我，还把里面的意思讲给我听。不过此后发生的事，我却知道得清清楚楚。

“可是如今反了！”茆德叔公继续说，脸色忽然由严肃变得严厉，声音也一下子响了起来。“有人吃着薛家的饭，背地里却去帮着佃户筹建什么农会！这叫吃里扒外，挖老祖宗的坟墓！”

“茆德叔，你这话是什么意思？”问话的是一个叫景明的堂叔，他在吕复镇的小学里当老师。

“什么意思？你自己正在做着什么事，你还不明白吗？”茆德叔公显得更加怒气冲冲。

“噢，我自己正在做着的事，我当然明白！千百年来，农民们世代辛劳却受尽苦难，因为他们的头上是封建主义的剥削和压迫，这是真理！”

“真理？这是他们的真理！你是薛氏家族的后代，万不该是一个叛

逆不孝的子孙!”

“真理只分阶级,不分姓氏。今天农民要求翻身解放,这是他们的觉醒!”

“觉醒?民以食为天,没有我的土地,他们饭都吃不成,我看他们怎么个觉醒!”

“没有他们耕种,你的土地只会长茅草,当柴禾还嫌差劲呢!”这是我大哥在说话,声音也很响。

“混账话!这是哪一家的毛头小子?”苌德叔公气得山羊胡子好像也在发抖。

父亲反应极其迅速,从后侧一把拽住大哥的手臂,使劲往外拖。我的父亲一向怕惹事,尤其面对这种权势显赫之人。大哥了解父亲,为了避免在这种场合变成父子争执,也就随着转身,我便也跟着一起离开了祠堂。

后来不知还发生了什么,但是不一会儿,人们也都稀稀拉拉地从祠堂里走了出来。“老头子这回气得够呛”,“说话都结巴了”。一些人边走边议论纷纷。

大家回到用餐的宅院,老人妇女小孩们早已等得不耐烦。几乎所有的人都已就位以待了,但是主桌上的苌德叔公却迟迟没有出现。按规矩他未到位,不能上菜,而且没有他说上几句宣布开吃,大家也不能动用筷子。“真是什么都变了,老头子今天忘了时辰了!”有人说,声音很轻,但四下都听得清楚。“要等到什么时候?我们都饿了,老规矩也可以变变嘛!”下面的呼应声虽然不太大,但“是呀”“对呀”却是此起彼伏。“我们先吃起来,边吃边等嘛!”这是好几个人同时喊出的声音。“对呀!”“边吃边等!”“边等边吃!”“请厨房上菜!”“厨房上菜!”“上菜!”“上菜!”呼声的浪潮从各个用餐处汹涌而来。

于是开始上菜。大约是因为老头子不在,人们有一种从未有过的自由与松弛,或者真的是一切都变了。第一轮冷盘上到哪桌,哪桌就立即开吃,而且什么斯文谦让以至虚假的客套,都与皮蛋啊咸肉啊一起送进嘴巴里咀嚼,统统吞进了肚子里。

苌德叔公终于在大堂门口出现了。他当然会发现半数的桌面上还

未上菜,而另一半却已经满桌狼藉,盆底朝天。按以往,他肯定会大声训斥怎么可以丢了祖宗的文明与礼仪。然而此刻,他大约还未从祠堂事件中舒缓过来,显得颓丧而无奈,似乎也没有了再次发作的气力,但他的脸部肌肉和稀疏的胡子都在颤抖,他的头不住地摇着,摇着:“真是反了!反了……”忽然一个转身,走了。

接着的筵席场面更加自由与放松,有的简直太过放肆。好在菜肴丰盛,个个吃得满嘴油腻,两颊光鲜。而且,筵席到此还没有终止,晚餐还要连着吃。真如大哥说的,死人做个样子,活人撑破肚子。

午餐后,广场上有杂耍表演。小安拉着我的手早早地来到广场。薛家仓的观众自然最多,尤其是年轻人,还有附近邻舍,甚至过路人也多会驻足观看。人们里三层外三层地围成个大圆圈。孩子们都在里圈席地而坐,外圈人们的头颈伸得像鸭脖似的。

杂耍一开场,大风车一样连着滚的侧手翻,空心跟斗一个接一个,手脚颠倒了还能绕场走路,看来还不满十岁的小姑娘手脚在同一个点上不停地连手翻等等,真让这些闭塞的乡下人大开眼界。一个穿着好看的大姑娘头上顶着一碗水,轻轻一跳竟单脚站稳在别人的头顶上,两只手一只脚还要呼啦呼啦地转动着圆环。杂耍的每一个节目无不引起阵阵拍手,喝彩,惊叫。至于猴子骑着山羊满场狂奔,更让他们笑口大开,乐得前俯后仰。

一位壮实如牛的大汉正在耍弄着一只大缸,一会儿手抛,一会儿头顶。有趣的是忽然有人从外面送进来一只石狮子,这种石狮子薛家宅院的大门口都有,三五十斤不等。一般小伙子能够举过头顶三两下就算不小的本事了。大汉放下大缸,捡起石狮子就往天上抛,掉下来了,膝盖一抬,停在了大腿上。大腿一抬,跳到了臂肘上。臂肘一抬,跳到了肩膀上。肩膀一耸,又跳到了另一只肩膀上。平时连屁都不放的石狮子,好像突然获得了生命,在大汉的身上跳跳蹦蹦,活了的一般。观众们忘了喊叫,也忘了拍手,个个看得目瞪口呆。

晚餐后,广场上还要演文明戏。舞台早已搭好。正对舞台有一排红木座椅,意思是所有观众都必须据此往后。临近黄昏,两盏汽油灯便高高挂起,白亮白亮的,十几里以外肯定看得见天上的反光。开场锣鼓

起码要闹腾半个小时。于是左右邻舍成群结队，拖儿携老，还有带着椅子板凳的，黑压压一片，怕有千八百人。

临近开演了，苒德叔公和着七八个人走进广场，那都是些薛家仓的头面人物。他们走近红木座椅，苒德叔公正中坐定，其余的依次左右落座。大哥牵着我的那只手使劲地捏了捏，说：“老头子还要摆摆威风呢！”

今晚上演的文明戏，倒都是些常常听到的传统剧目，不过据大哥说远不是原汁原味的经典，纯属当地的农村改编版。但是观众们却是那样的全神贯注，对剧情的起起落落显得十分投入和期待，尤其对某些闻所未闻的细节更是特别的好奇和兴奋。猛张飞上场，杀得贼喽啰们丢盔弃甲，大家觉得那是理所当然的，而他那虎啸般的长吼，却立即引得全场轰动。聪明的猛张飞答谢似的一吼再吼，全场简直如痴如狂。白娘娘许仙眼看好事成双，法海却要横加干预。满场都有骂声“老和尚，要你管什么闲事！”孟姜女出场哭长城尚未开腔，“男的女的？”一片叽叽喳喳的议论。看那身段，看那步态，看那眉眼，活脱脱是个女的。看那双大脚，看那隐不去的喉结，肯定是个男的。男扮女妆，场子里的妇女老太们简直不好意思直眼观看，窃笑私议。但待到孟姜女哭腔一出，动听的嗓音一下子镇住全场，并且被渐渐地引入了剧情。孟姜女一哭再哭，一些妇女老太的眼泪终于陪着也淌了出来。

孟姜女哭罢退场，接着出现的却是一位笑咪咪的女子，说：“今天演出到此结束，希望我们明年再会！”

美好的篇章戛然而止，全场观众愣了片刻，然后爆发：

“明年再会！”

“明年再来！”

“明年一定要再来！”

广场演义

然而，没有明年。

夏末，令人惊恐的消息四下传遍，县城海通沦陷了。

秋初，相距才十五六里的吕复镇也被日本鬼子占领了。

大哥出走，就在这之后不久。

老百姓整天诚惶诚恐，一有情况就拖儿带女地逃难。有一天中午突然枪声大作，我们全家立刻放下饭碗，来不及逃远，就在河边的芦苇丛里一直躲到天黑。

从此以后，广场上再也没有过什么吸引人的活动。以往，即使没有杂耍表演或者文明戏演出，也有青少年踢踢小橡皮球。小朋友玩玩官兵捉强盗。经常还有一小群大人在这里耍弄棍棒、练练拳术。傍晚，常有人家不时牵来小股羊群，随它们自由自在地享受嫩草。陌生的公羊相遇，还准会格斗一番。然而，所有这一切如今踪迹全无，广场显得寂寞又荒凉。半年，一年，一年又一年，杂草越长越高，越长越密。广场成了老鼠黄鼬以及稀奇古怪蛇虫百脚的天地，它们倒是出没自如。

广场原先也是吕复乡小学的操场，教室分布在就近薛家仓几个宅子的堂屋里。我们的校长是共产党地下党员，这是后来才知道的。我们每一个学生都是儿童团员，全乡儿童团成立大会就是在这个广场上举行的。日本鬼子侵占吕复镇后，常常下乡来骚扰，学校停课已经很长时间了。

忽然有一天，一位姓金的年轻人上门来通知，说当前局势比较稳定，学校将复课，但教室只能散落在离公路较远的农家小屋。联络网已经建成，当天不上课，地点在哪里，早晨听通知。而且特别关照别忘